



12333

仲蔚先生集卷之十八

吳郡俞允文著



贊

高士贊

并序



古之士有高世之名者非矯也而其行誠高而志精堅與溷濁不苟有所合視一世莫可以安其生者故遂冥處江海之上熾谷之中以逸樂其道而世亦初莫之尊禮焉及其與世浸遠行益高志益精堅而求其類是者彌寡世乃方以俞仲蔚先生集八卷之十八

一

其賢為不可及思必致之與之共理於旌幣蒲輪之使交望尊禮日隆而斯人愈不至矣易曰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又曰肥遯無不利其是謂乎苟性之所之而能不枉其才違害以全其道者亦可謂識去就之分矣故自周衰以逮於漢晉擇其幾是道者為之叙贊其事凡三十六人庶乎俛仰之間或可循其跡之所至焉若夫身殞世難雖能外其生以起名節而亦不能無累余未敢列之此篇

黃銀

榮啓期 周五人

榮公者何九十行歌庶表帶索委蛇同波行邁
尼父泰山之阿一言遵道三樂自多居常待終
豈識其亡

林類

魏有林類年且百歲底春而來行歌拾穗齊同
死生鯁游莫悔寤哉若人孰喻其意賜也空聞
宣尼爰契

原憲

俞仲蔚先生集

卷之十八

二

原憲窮閭柴樞蓬戶匡坐彈琴蕭然獨處友賜
軒車過謝其所榮豈其心貧病是剖一聞其言
終身慚悔

列禦寇

禦寇隱鄭貧有飢色子陽饋粟而又弗食妻為
拊心笑對以意全身遠害冷然遺跡著書八篇
垂世作則

莊周

莊生者何蒙人名周嘗為漆園吏與梁惠王同

時學無所不窺其要本歸於老氏著書寓言以
詎訃孔子之後類皆空語况洋自恣楚威王聞
其賢以厚幣迎之許以相位爰謂楚使者引譬
犧牛寧游戲汗漬之中以快其志倚歟先生遂
不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

四皓

東園公
綺里季

角里先生
夏黃公

秦二人

四皓者何河內軹人並時齊志脩道潔身退入
藍田以避狂秦作歌紫芝共入地肺秦滅漢興
徵之不至邀矣退哉垂輝百世

俞仲蔚先生集

卷之十八

三

君

顏獨

顏獨貴士論劇齊宣言邁三五英風邈然清淨
自娛車服都捐歸真反樸形神以全

擊峻

西漢三人

擊峻伯陵清節自治與司馬遷並襟齊契獨隱
所山備德避世遷既尊貴乃勸之仕報書而言
屏絕名利卒隱於所所人立祠世奉祀之號曰
居士厥孫曰恂博貫邁倫學者宗之亦慕先人
遂隱南山徵召不聞騰聲三輔矣世載於

嚴君平

蜀嚴君平性尚沉冥賣卜成都百錢自營閑簾
投道著書頭情見得不苟幽操彌貞李疆靡詛
楊雄數稱九十餘終嗚呼先生

鄭樸

谷口子真偷道靜默世服其高耕於幟石名振
京師禮聘不答揚雄法言盛稱其德刻之靈陶
祠于馮翊

韓順

東漢十八人

俞仲蔚先生集卷之十八四
韓順子良天水成紀經行高濤徵召不起王莽
之末遂隱南山隗鄒禮聘執操彌堅託蔭韜光
山棲泰然不有頡潔曷考終焉

申屠蟠

申屠蟠者陳留外黃九歲喪父哀毀居喪家貧
為傭見竒林宗蔡邕汲重辭讓靡違隱居精學
經緯兼明見滂獨歎純跡梁碭屢徵不至咸勸
之仕策而不應終全高志卒老於家年七十四

向長

向長子平河內朝歌隱居不仕信尚中和好通
老易家貧無儲受饋取足而反其餘王莽司空
王邑辟之連年乃至欲薦固辭讀易致歎乃悟
損益建武之中嫁娶既畢勅斷家事肆志自適
北海禽慶雅好既同俱游五岳不知所終

龐公

龐公者何南郡襄陽居峴之南未嘗入城夫妻
相敬有如賓朋刺史劉表欲屈不能乃就候之
因而釋耕遂携妻子鹿門是登采藥不反意嘻
俞仲蔚先生集卷之十八 五

先生

矯慎

矯慎仲彥扶風茂陵少學黃老避世隱名仰慕
松喬導引長生汝南蒼吳素甚重之遺書觀志
不答焉闕年七十餘竟不肯娶自言死期及期
而訃後見敦煌或云神仙同郡馬瑤亦隱于沂
兎置為事所居化遷百姓歸稱馬牧先生

法真

法真字高卿扶風郿縣人博學無常家恬靜遠

世塵太守不能屈天子不得臣豈飲洗耳水
絕不辱身友人頌其德踈去德先生年九十有
力以壽終中卒

高鳳

高鳳南陽人少時為諸生家本業農畝誦讀何
專精澹水已流麥持竿猶誦經教授西唐山其
後遂有名義解鄰里鬪懷感為授兵年老志益
勤名聲日昭聞連召恐不遠遂託絕世紛推財
與兄子隱身漁釣羣以此終於家懷哉若伊人
俞仲蔚先生集卷三十八

戴良

戴良村鸞汝南慎陽祖遵任俠稱豪于鄉自少
誕節母喜驢鳴乃學為之以娛其情母卒居
喪飲酒食肉任真過禮哀至乃哭才高尚奇論
多駭俗屢辟不就迤入山中優哉游哉卒以壽
終五女並賢嫁不為豐能遵其訓皆有隱風

嚴子陵

嚴光子陵本會稽人與光武同學少有高名光
武即位變姓隱身帝思其賢聘以玄纁三及而

至舍於北軍授書君房言多激昂得書奏之帝
笑其狂帝幸其所欲助為理謂士有志偃臥不
起帝復引入道舊致情因共偃臥上感客星太
史奏之帝曰做終不能屈耕於甯春建武十七
帝復特徵年八十終倚坎先生

王霸

孺仲清節絕交避新徵拜建武稱名不臣閭陽
毀之託跡隱淪妻亦美志共隱終身

郭泰

俞仲蔚先生集入卷之十八

七

宏

太原林宗家世貧賤恥役辭毋就學伯彥博覽
兼通乃游京縣膺尹河南一見欣贊洞徹天人
委辭祿官括鑿雅俗遜違世患潛隱勤誨懷賢
屢歎翔超絕軌冥跡焉絆四十二終一何其短
無愧銘詞千春彌燠

梁鴻

伯鸞幼遭亂卷席墜若翁家須尚節介博覽無
不通學畢乃牧豕牧豕上林中鄉里慕其賢欲
女不得從彼美孟德雅三十猶未逢一言遂契

合共入霸陵中彈琴詠詩書耕織聊自充慕古
頌高士五噫忤肅宗易姓稱運期適吳依伯通
伯通方舍之閉門潛著書既疾告主人慎勿令
喪歸塋子羸博間延陵余所希伯通為求葬冢
近吳要離要離古烈士舉世難與比嗟嗟梁伯
鸞清卿以偕

周燮

周燮彥祖生而醜狀母欲棄之父異其相謂能
興宗遂留以養始在髫髻而知禮讓既長益克
俞仲蔚先生集卷之十八
專精禮易非聖之書斥而不習不脩賀問隱居
固澗下有陂田耕動日給非所耕漁則不以食
宗族鄉黨罕得而覲安帝延光以幣聘之遣使
送敬終以疾辭穆武嘉迫豈曰滑泥

黃憲

黃憲林度年十四時潁川荀琳竦然異之與語
移日稱曰吾師同郡戴良亦高倨傲一見固然
若失其高陳蕃周舉至於林宗靡不嘆服汎濫
表閔初舉孝廉公府復徵不就而終四十八齡

號曰徵君嗚呼先生

徐稱

豫章徐禪家須力穡恭儉義讓人服其德太守陳蕃厚禮遇焉特設一榻去則復懸屨辟徵辟而赴喪祭炙雞東芻不告而去苟非林宗孰喻其意

焦先

焦先者何舉世莫知唯魏受禪獨居河湄卧不設席袒不著衣以身親土垢汗如泥食或數日俞仲蔚先生集八卷之十一九名迨不由歌後為野火燒燭其廬露寢積雪袒卧不移人以為死就視宛如卒以壽終年百歲餘

侯瑾

敦煌侯瑾字曰子瑜少而孤貧宗人是依性既薦學傭作為資暮還其家夔柴讀書以禮自牧獨處固辭州郡屢辟並以疾辭作論矯世譏刺當時後入山中覃思著文西河之人敬而不名稱為侯君猗歟先生

姜肱

伯淮名族孝友天至博兼經緯爰來多士屢辟
台命高尚其事帝命圖形託疾韜被益固本志
遠浮海漚七十餘終熹平之世

董京

威輦越俗被疑行吟幽棲洛社穢跡踰塵瓊絮
自覆反郤佳繇荅詩孫楚後遂隱身遺音寢處
乃見玄真

宋纖

敦煌宋纖遠操沉默隱居酒泉門衆受業不與

俞仲蔚先生集

卷之十八

十

世交不應州辟揚宣頌像馬皮銘辟鳩矦神龍
道炳身匿著書萬言年老弥篤厥後張祚禮聘
教逼遂陳本志不食而卒年八十餘謚曰玄虛

孫登

汲郡公和窟居無族偏草夏棠被疑冬覆義易
躬精虞琴獨奏援古昭然莫知羊數遵晦道遙
昔海靡詔凌峰朗喟阮不能叩妙鑿嵇生幽憤
乃攝漢矣神徵潛真內秀遺書蘇門玄蹤莫究

陶淡

陶淡處靜性好仙術謂可祈年妙齡絕粒不事
婚娶不營家室長於卜筮專精義易結廬湘山
養鹿雪色親故候之移澗自匿後避州舉岷山
之中終身不返莫知所終

陶洵明

有晉徵士曰陶洵明潯陽柴桑避世隱形當宋
之隆以潛是名少有高趣博學能文文取旨達
反得其真讀書大畧會意便欣環堵蕭然締絡
冬陳簞瓢屢罄藁古詠貧撫琴無絃漉酒有巾
俞仲蔚先生集卷之十八 十一 時

著傳自號五柳先生性既嗜酒酒至自傾招飲
輒醉曾不吝情刺史王宏欲屈不能命龐通之
齋酒以迎先是延之適以道經次於潯陽日造
洵明留錢二萬以助昏冥廬山惠遠持律最精
強要入社攢眉而行樂天委分不顧世名初辟
州府三命辭榮後為彭澤取於自營即日棄官
賦辭以明元嘉四年復以詔徵終於困窮六十
三齡謚曰靖節嗚呼先生

循吏贊 并序

余既作高士贊竊以為士雖負高世之行而蔽
名隱跡混齒編戶若使吏治侵峻必至慢賢役
德亦安能肆志徜徉縱體簡傲自逸於巖石之
下哉由是曲肱飲水而不能不勞心於御世斯
其殆矣漢史稱循吏能令百姓乂安無歎息愁
苦之心况高世之士而有失志於時者乎且文
翁任延尤恢儒崇賢章於循吏之中以終高
士之操是知高士者非循吏無以自逸也故又
作循吏贊

俞仲蔚先生集

入卷之十八

十二

文翁

西漢

蜀地辟陋初若蠻夷文翁為守數誘進之乃選
小吏受業京師數歲蜀生成就還歸又起學宮
招徠子弟為除繇更以次補吏吏民榮之大化
蜀地巴蜀文雅比於齊魯誰則為之實由翁始
蜀人至今不絕祠祀

王成

王成者何當宣帝時為膠東相流民自歸治有
異效宣帝褒之其用未及其名則垂

王霸

王霸次公淮陽夏人以豪役使遂徙安陵入錢
補官能以廉稱雖習文法持法最平俗尚嚴酷
寬和自名後以賢良擢守潁川宣帝嘉之寵數
異焉司察陰伏衆驚神明治為第一京兆是徵
再遷潁守治行益精鳳凰數集賜爵與金尋遷
丞相封侯建成風采則劣長於治民漢興以來
莫之與京

召信臣

俞仲蔚先生集

卷之十八

十三

召公信臣九江壽春明經高第超守零陵遂遷
南陽務在富民躬耕勤農舍離鄉亭開通溝瀆
復起水門廣溉田畝歲加增仍為均水刻石
防爭昏喪禁奢游敖抵刑盜息訟止其化大行
吏民親愛任父是稱荊州刺史具上其能再遷
河南增秩賜金治嘗第一少府是徵奏省冗費
數千萬緡元始四年以老卒官詔祀百辟有益
於民蜀以文翁九江信臣歲時奉祀貽則千春

朱邑

朱邑仲卿廬江舒人少為畜夫桐鄉有恩後舉
賢良為司農丞北海太守治有高名入為司農
身居列卿祿共族黨家無餘贏是時張敞貽書
自明邑感敞言多薦時英終於神爵天子悼驚
下詔稱揚嘉其潔清賜金邑子以奉嘗蒸初有
遺愛桐鄉之民遂葬桐鄉立祠起墳顯令德
其在斯人

龔遂

龔遂少鄉山陽平陽素有高節亦以明經官至

俞仲蔚先生集入卷之十八 十四

昌邑有聲後王嗣位日以驕溢尋亦見廢殊死
群辟遂得減死以諫之力當宣帝時渤海盜起
遂已七十歲舉能治形貌短小不副帝意帝始
心輕終說其對曰治亂民猶治亂繩唯須緩之
然後可行既至渤海郡以兵迎遂皆遣還遺書
見情謂持鉏鉤悉為良民唯是盜賊乃始持兵
由是郡中翕然而平乃復賑貸勸民樹蓄斥去
末技賣刀買犢吏民富實止息訟獄在郡數年
帝復遣徵以遂年老不任公卿欲以褒顯拜為

水衡唯以水衡專典上林共帳宮館宗廟取牲
帝甚重之官職尤親卒以官壽沒有遺榮

衛颯

河內衛颯家貧隨師傭以自給建武二年除襄
城令政有名跡遷守桂陽交州接境俗無禮則
颯修庠序設婚姻禮和俗移易民居遠郡吏發
乘船名曰傳役颯乃鑿山通道置郵役省勞息
視事十年居官如家郡內清一先武徵還欲為
少府會颯被疾救須後詔載病詣闕自陳困篤
俞仲蔚先生集入卷之十八 十五
乃收印綬賜錢十萬居家以卒南陽茨充代為
桂陽教民種殖養蠶織屨亦善其政民得利益

任延

任延長孫南陽宛人學於太學十二明經號為
聖童以此顯名更始元年會稽都尉時年十九
迎官以驚及到靜泊先祠延陵聘請高士董子
嚴陵吳龍丘萇隱居高操四輔三公連辟不到
修書致藥相望於道萇願備錄尋亦病卒延自
臨殯不朝三日是時賢士爭往署職建武之初

上書王庭願乞骸骨光武詔徵九真太守賜馬
雜繒九真射獵不知牛耕延作田器教之墾闢
歲、開廣百姓充給駱越之民不知禮則各因
淫好無適對匹延以年齒相配禮聘其後生子
始知種姓尤多感德名子為任交守錫光化聲
侔延領南華風始二守焉

王景

誦邨王景廣闕衆書薦能理水詔修汴渠應對
敏給乃賜圖書榮陽以東商度地勢鑿山截澗
俞仲蔚先生集入卷之十八 十六
令相泗注明年渠成帝親循行三遷景秩以是
知名後守廬江再修蕪廢墾闢倍多銘石刻誓
又訓蠶織為作法制文傳廬江竟卒于位

秦彭

秦彭伯平扶風茂陵為山陽守以禮措刑崇儒
敦教制定六親農月度畝差品有程所立條式
訖並班行轉守潁川嘉瑞相仍肅宗再幸恩寵
甚榮卒于章平允有賢名

王渙

王洪稚子廣漢鄭人少好俠力數通剽輕晚而
改節讀律明經為郡功曹簡賢選能舉除溫令
境內夷清兗州刺史風威大行徵拜侍御從駕
南巡還令洛陽平正居身發擿姦伏稱歎為神
元興元年早就奄昏百姓追思立祠報恩羊羔
素絲後代顯聞

許荆

陽羨許荆少為郡吏兄既早沒子世為嗣報讐
殺人怨者攻世荆聞出門迎怨者跪願身代殺
俞仲蔚先生集入卷之十八 十七
怨家委去扶荆稱賢荆名益著太守王兢孝廉
是舉遷守桂陽為設喪紀婚姻制度咸使知禮
兄弟爭財荆自歸咎遂各感悔引罪求受唯荆
在事十有二年父老稱歌以病上言徵拜建議
竟卒於官桂陽立廟有風愛焉

孟嘗

孟嘗伯周會稽上虞三世為吏授命臨危嘗為
戶曹操行自持上虞寡婦至孝養姑年老壽終
以鳩見誣婦竟冤死莫察其辜當爭不行泣謝

去歸郡中連早禱請皆違後守殷丹訪問其故
嘗具婦寃引昔孝婦感天致旱時雨不澍丹刑
訟者而祭婦墓天應澍雨穀稼殷庶榮舉徐令
遷守合浦海出珠寶商販通市先時守宰採求
無紀珠遂漸徙界於交趾至嘗到官革易前敝
去珠復還百姓安又被徵當還吏民舉轅既不
得進乃載民船遁處山澤身自耕田鄰縣慕德
就家百餘當桓帝時楊喬上書前後七表不察
區、嘗竟不用終於舊廬

俞仲蔚先生集

卷之十八

十八

劉矩

劉矩字方沛國蕭人少有高節州郡並徵叔遼
未仕遂絕不應太尉朱寵太傅桓焉為辟封遼
察矩孝廉稍遷雍令在縣四年能以禮讓民用
化遷太尉胡廣再舉其賢為尚書令凡得四遷
矩性亮直不附貴勢出相常山由失梁冀之後
少悟乃補從事累遷太尉號為良輔坐免灾異
尋以徵起時所辟召名儒宿德不通州郡順諫
以默多見省用後以日食遂乞骸骨竟以壽卒

劉寵

劉寵祖榮東萊牟平少受父業察舉明經除東平令仁惠得民七遷其官為守會稽前政煩苛寵獨簡除犬不夜吠吏不侵漁徵為將作百姓見思五六老叟皓髮龐眉出自若耶百錢自齎寵為人選一錢受之累轉司空頻遷太尉兩免歸郡並以灾異在官廉素家無餘貲以老病終後世稱之

仇覽

俞仲蔚先生集八卷之十八 十九

仇覽季智陳留考城自少淳默里不知名縣召補吏選長蒲亭勸人生業科令嚴明賑恤孤寡督役剡輕化導母子慈孝雙成縣令王渙政尚嚴猛聞覽德化勉卒景行遣入太學同郡苻融心獨竒覽以告林宗謁覽留宿下牀致恭覽既學畢州郡並請皆以疾辭不就其聘雖在冥居必以禮整妻子有過勉冠自警喜怒不形人莫能測後徵方正遇疾而卒

董恢漢宗世瑯琊人少為郡吏執法廉平太尉
楊賜聞而辟之及賜被劾掾屬思歸恢獨詣闕
爭賜抗詞賜既得理掾屬復來恢即不顧杖策
而辭尋辟公府除令 賞善勸農流民徙居
呪除虎害吏人歌之青州舉異遷守丹陽時嬰
暴疾未至而亡弟翊漢文素有高名宰府先辟
陽暗不行及恢被命乃始就徵除長湏昌異政
日彰生為立祠民不能忘聞舉將喪棄官言旋
不復應辟卒於家焉

俞仲蔚先生集

卷之十八

二

第五訪

第五訪者京兆長陵少而孤貧身自傭耕以養

兄嫂暇則學文察宰新都

政平化行三年鄰縣歸戶倍增遷守張掖

開倉賑民一郡全活吏民豐放順帝嘉之界無盜侵再遷護羌威信並申邊境見服竟卒官云

呂純陽贊

避哉至人納氣鴻濛含道棄俗秀景玄冲虛質

多變異世猶逢翔嬉洞庭行天以風時引長笛

龍吟

大空

溟々神化

超然絕

綜導藥

延紀潛感

魯仲連贊

并序

夫偉奇淋儻非常之人必非世所易有然必令能令已重斷絕鄙塵之中飛薄日月之表而非如珠璣象齒翠羽犀布琉璃文甲生蠻夷窟澤間丈夫賤賈所得而挾玩之也是故薰敗而不為羞寡居而不為徒居前而令人輕居後而令人軒辟猶猛虎藏之溪山之中搏物而食之夫誰能制其短長哉於是作魯仲連先生贊

西戎信信靡國不震載圍邯鄲六陷長平矯矯先生是肆是愠責辟新垣復然魏軍秉節蹈海俞仲蔚先生集卷之十八 十一
解患圍城營梁紹晉萬國是楨約矢射書田單有魚偉哉玉貌猗歟先生

齊王田橫贊

余覽史記田橫與漢三事至尸鄉未嘗不哀其壯意氣危危然真若挾匕首當胸而人易死也又恠橫五百人慕義而後橫死豈非至著而莫為志其一人姓字何哉

赫赫齊王肇開土疆雷震做窳龍變鷹揚爰率秦楚僭榮以亡肆紹廢旅時惟弟橫躡戰廠廠

來走於梁惟漢截楚梁惟漢輔漢祚既登肆赫
斯舉惟彼齊王度度伊始是用率斬義形烈士
桓桓漢祖亦膏其澤

漢壽亭侯關公贊

惟公忠勇邁世孔棘赴赴虎烈披草騰跡協策
贊主夙夜電擊洞開堅陣辣身刺敵效曹歸劉
不忘舊德同極天綱品分漢室鴻運雖傾光靈
允赫歷世欽祀罔不昭格神之休矣佑我邦國

孫臏

俞仲蔚先生集 卷之十一 廿二

籌策之行占以其時程程刑徒卒為國師更駟
顯畫損窺曜奇齊是以強魏是以危秘我籌策
讐滅名垂

金先生閒居圖贊 并序

先生嘗為烏程丞以非時解歸養恬丘園閑絕
人事暇日乃命工繪寫閒居之圖以自娛焉予
聞玉韞則山輝珠藏則川媚骨相既彰奚俟深
鑒乃為贊曰

浙歟先生嶽峙川瀉托豪素以圖形儼珪組之

在目體般般以安肆容喬喬而恬漠舒玉趾于
芳臯攬瓊藹于秀木熙熙乎瑩清真藻玄襟暢
幽情于遠抱解塵絲乎近俗于是以延遐齡綏
景福諒帝力之無施豈天刑之能束實仰止乎
伊人殆云希古之高躅

陸翁閒居圖贊

并序

陸翁名

字

避世隱名秉心獨善寔池並

隴築室依林嘉樹列園芳疇匝舍含太樸而無
擾循四序以為歡若翁可謂抗迹區中逸情雲
外者矣猶守希臯索于贊翁之美夫以盛德之
形容而俾缺于紀述甚未可也輒系之以詞其

詞曰

茫茫大塊真風浸薄粵若斯翁不彫不劉託閒
曠而無為假丹青而有作忻眉宇之觀止仰襟
期之遠託若失穹宇靜謐周除爽廓俯梧掩霞
喬松蔭崿選擇玄圃之芝迴舞緱山之鶴心有
親于魚鳥身不煩乎耕鑿用天道以取資從時
宜以為樂得性隨乎干乘養真擅乎一壑水綏

景命之期不拘當世之縛嘉矣哉吾雖未接乎斯翁允已謂其高邈

貞孝讚

并序

休寧程汝義慷慨士也蚤世而殞妻汪孺人抑
哀矢志日夜煢煢教誨而子善宦善夫以紹家
聲操行高潔有合典經未數歲而善夫又夭孺
人哀慟病壹善宦身往泰山禱毋年壽而孺人
疾果有瘳比善宦忽患危疾孺人憂勞疾復轉
死巫醫靡驗善宦繼室陳氏年始二十惶悸不
俞仲蔚先生集卷之十八 卅四 君
知所為乃詒嘗所世養觀世音菩薩像泣數精
懇願拔姑疾既而潛割股肉作湯以進孺人稍
為強飲疾尋有瘳而善宦亦就痊損里閭聞之
咸共驚異以為孺人能堅苦節之貞陳氏能發
慧根之孝貞母孝婦至性天篤是足格天而天
祚之福也善宦仲父汝玉亦以家門事行惧使
湮泯遠乞讚詞以標女憲余觀程氏世德之盛
流布四方綿遠百世衆餘萬指代起寸楮而閭
闈之內屢變能亨又有出於常行之外昭卓如

此豈所謂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者非邪且
善定始以履孝抗義而來故余得周知之竊用
嘉歎為之讚曰

穆穰貞孝實稟于天匪投于艱曷克以宣維天
祚德宜康宜休宜膺景福曷艱是投引機喻訓
勞耳見情進乳延年舐目還明嗟彼古列異轍
同塗于千萬禩與之合符維貞維孝格于天慈
天人交格家無癘疢允茲德徽庶其有赫令問
令望維內之則

俞仲蔚先生集

卷之十八

十五

金胤甫像贊

嗟彼髦士恂々厥容不佻以文自攻意語
驚出理贍辭豐將翔將翔宜顯而融如何不淑
以殞厥躬丹青寫真聖子圖中徽音往矣終古
焉窮

仲蔚先生集卷之十九

吳郡俞允文著

銘

座右銘并序

余平居多病每念日月易耗而年且四十荒怠無成俱終泯泯竊自痛艾思所以檢身之方偏讀崔子玉座右銘喜其詞約而理至或可企而行之其後陳伯玉白樂天輩並皆繼作雖大抵不及子玉庶亦略盡矣而終非吾所自得因深俞仲蔚先生集卷之十九一

省其闕續為座右銘云

勿蹈人所嫌勿擇己所便當貴慎勿趨退而乃諱言臨富慎勿希居而厥其貧勿皆委諸命己則不能勤勿徇飄飄名反使喪其真固窮要之死弱操焉足敦嗜慾敗節義專貨則滅親浮言久乃賤多事生埃塵伏謀佞天紀荒慮耗精魂厚善難為基纖惡易成根善惡由一域共路險益門幸慎戒之哉永永令名存

四銘并序

余既為座右銘又嘗以古有欬器挈壺玄鑑靈鐘四器並有深理足為鑒戒故復為之銘以補座右之未備云

欬器

爰有欬器其音鏗鏗不可以擊其體欬欬不可以糶基此虛舟胎乎滿撲履中斯正懷盈必覆顯顯君子尚象作則展彼天道有畧有食矧如之人悖之能吉保冲致和勞謙受益式是茂勗以永令德

俞仲蔚先生集

卷之十九

二

挈壺

爰有挈壺窮神盡制揆景司刻通分昏旦參紀律曆物以榮衰時由代革一往一來微若呼噏日居月諸綿載萬億在古聖哲疾焉是惜孔亟朝聞周戒夕惕來短去多難得易失式是茂勗以永令德

玄鑑

爰有玄鑑竅象規規含此明德延光納照物無枉匿唯日與火反觀則忒人之能觀好惡是辟

豈若茲鑑昭我真則妍媸互形裊榮畢集彼雖
無知鮮不自飭鑑道若斯何有迹惑式是茂最
以永令德

靈鐘

爰有靈鐘豐山之崩天姿異質應霜而鳴無假
考擊惟以虛受亦以虛出清疏萬籟洪暢八極
其來有感其去無迹既似俟時又類守默豈若
庸音與衆齊律至弘希聲養罷怕寂式是茂最
以永令德

俞仲蔚先生集

卷之十九

三

鐘

龍尾石研銘

懿茲天琛出自幽穴含貞大玄丁此段缺沐之
清源華星晝列粲粲敷文千歲不滅

井銘

并序

徐使君子與為歲書高齊其中庭深廣不踰百
尺去庭之半累石為山山之隙穿土為井井泉
清溢於茗飲最良凡盥漱溉滌咸于是乎取之
子與以為是井於吾齋為有功宜刺銘以示永

久銘曰

惟井之功利物實滋當曠而溢深綆不施清氣
朝升踈寒夏淒神龍來蟠合耀重暉昭刻後世
使君所開

俞仲蔚先生集

卷之十九

四

四

仲蔚先生集卷之二十

吳郡俞允文著

誄

東海徐公誄

徐公諱

字

長興人也負義任俠而拳勇

好擊刺之術少孤養舅氏家舅氏有仇不能報
公日夜袖鐵椎椎殺仇仇懼為謝過乃釋之家
貧身自力作甚苦至與兄弟分財多所推讓以
故人大義之晚末喜觀書大畧彈琴咏歌以自

俞仲蔚先生集

卷之二十

一

其

娛其志又治山園秦二馴鹿嬉游其中益斥絕
人事人亦少有知其盛壯時事者此其志真足
賢哉公之子中行曩者以比部郎中以折減刑
獄至吳郡乃辱往車騎歎言相屬為余道之如
是公時年八十安和逸豫誕綏寵命余因賦詩
為壽以為比部使歸之獻令甫三年忽承委代
遂令高義莫嗣遠識悼心嗚呼哀哉乃作誄曰
惟徐之先偃寔誕興肇自相醫合姓于羸肅肅
鄰邦來歸其仁惟仁與義周嘗之昏于彼姑蔑

以走彭城曰禹曰章葉散條兮天降之祚多有
聞孫爰在于公矯志貞厲依操俠烈游心材技
所尚棄同匪曰詭異厥初不悼丁此哀瘁鞠之
育之實惟舅氏公之戴之之死靡貳惟舅之仇
我則云懟亥推晉鄙離扑秦帝人有之心千載
一致潛耀蓬室底力自肆義發睦親辭豐安賈
藹藹芳風遐迩攸彼惟此道性於何不淑曾是
恬曠以就煩促逍遙琴書樹藝棄竹眷言東臯
延想林園候煦鋤新迎秋刈熟業謝兼求理循

俞仲蔚先生集

卷之二十一

二

止足藜飼雙麕馴跡巖麓緱山御鶴鄴下牽犢
人禽殊倫真化借漠皤皤鄉耆比德焉忍惟昔
哲胤平刑惟明天子命我于吳之疆惠茂幽囿
如熙春陽輿馬翹翹德音洋洋賁我衡闈束帛
是將疇曼拔俗以濟謙光惟時聞公既壽而康
文疊疊賀言乃崇其慶彼居之子亦既堂堂鮮
伴白華以莫不臧庶幾百年景福是享胡嬰寢
疾遽爾淪喪嗚呼哀哉惟余與公曾未遘集欽
賢懷仁有邁疇昔煢煢孤嗣增歎累悒踰日踰

月予喑莫及嗚呼哀哉天地幹運萬化相嚴勞
生異塗趨死同城人世我門膠若糾纏其間脩
短孰云能執嗟乎徐公于茲永畢露泣新條風
飄舊陌豈謂常然而不是嗚嗚呼哀哉

明故刑部尚書顧公誄

嘉靖四十四年九月七日刑部尚書長興顧公
卒嗚呼哀哉仁賢殞逝萬世同途而國失師模
民已瞻恃寧不有遺愛遺直之嗟滋遠滋浚之
感惟古誄德可以叙哀乃為之誄曰

俞仲蔚先生集

卷之二十一

十一

書

昔自勾吳聿來長興爰及三世公斯挺生厥母
夢麟龍首膺身應符啓運乃徵於神弱冠升朝
詔使輜軒帝紀是纂聲聞九天遂佐於饒惟刑
之理惟允惟明以息奸宄惟是屬邑攸寇震驚
匹馬馳說授首歸誠僉曰公功禁衛是徵衛尉
憑寵驕恣橫行公閑以法莫撓直繩出僉頌表
以董屬羗師徒赴赴大旆煌煌于汀于漳凶醜
勦勦雷震溫火實侵予彊時惟新建雄武光光
公實贊之王略是張柳桂燭雷千里相望我振

我旅神干鏘鏘方險既夷稜威彌壯進陟憲副
分隸南昌逆藩始輯招徠叛亡夙夜在公智瞻
謀長護口掇拾抑厭廉亢璿玉致美雖菽益彰
累擢方伯齎變知方過矣漠荒苛虐易作乃遷
中丞以拊孱弱議寬嚴嗣甄錄勲庸宣文教
昭洗顛蒙資遣輜車賑給羈窮咸俾萬里歡歸
舊垌化洽時靡四方攸同奄惟內憂承訃亟奔
有于新典投閒杜門十有五載公望復振帝曰
汝往再拊滇民救亂不棘事後歸仁越轉司寇
俞仲蔚先生集入卷之二十

四

用削漢文克商睿聰為國憲程直道見謹猜心
害能改官南部引年見情寵命雖渥時黜青蠅
遷延三載終以辭榮言旋言歸稅駕丘林昌祚
弗延八十三齡條韜休範永替芳塵嗚呼哀哉
緬惟純德氣茂才良學綜百氏藝窮九章恥一
不知彈思無方繼心溫讓體物弘詳潛德不居
隱善則揚恪從王事允緝典常不忤不矜于何
不臧惟帝穆穆思存厚終于以醜醜丘墓起封
玄冥司節日月既窮誕啓今辰龜筮釁從翼翼

靈輜長遵壽宮嗚呼哀哉猥余薄劣叨承宴私
燔膏膏憇命韻稱詩時加獎飾有邁等夷間嘗
置醴扶榮相携躋躡丹磴田遲翠微雲心泉響
林杪帆移神均遠託景晏忘疲循念疇曩有忽
良知豈忘會莖攀挽素綏徒然負病望慕增歎
如何一往莫睹光儀嗚呼哀哉

故學士華公誄

并序

萬曆二年夏五月二十七日庚子明故侍讀學
士奉直大夫華公寢疾卒于里第春秋七十有
八嗚呼哀哉公邃學懿範卓冠人倫長譽弘風

俞神蔚先生集

卷之二十

五

白著海宇特懸謬賞彌積歲年未覩光儀遽淪
吳景季子水部克纂先志仍遣訃言知音永乖
有感偏識夫悽愴之旨以誄為先遂用誄之以
累至德是知徐君墓樹終偃芙蓉之枝太尉帷
沐不歇桂林之氣其詞曰

邈矣遐胄宋之公族蟬聯條分允惟戩穀晉有
孝子至性天薦天降之祚以衍嗣續爰居岷陵
族弥熾興越有千祀公斯挺生純諒闡敏夷粹

泚靈舍粟茂德和飭舊聲弱齡摘藻秀振入羣
敦行孝弟研幾典墳麗辭合趣達意成文豐才
厚蓄廣記洽聞學優時至升朝入仕翱翔翰林
超騰逸軌紛綸弘經漢湛析理靡曠不索無微
不啓芳風颺颺護口鏘鏘志隆位屈欲往違方
迴跡民部出督淮糧託疾求免隱括韜光既塞
而通乃佐共戎有此顯畫寵命是崇並召儒碩
入侍彤宮雜難疑義以闡道宗公秉撝謙辭還
舊秩六既纂訓光昭懿實竭心亮采以贊王室
俞仲蔚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六

遂遷侍讀金幣載錫既建東宮詔諭殊俗屏斥
贖賄傾夷震肅會置宮僚尋擬經局青蠅一穢
終能點玉公復翻然乞覲歸還旁闢園治娛侍
承穎親反不怡旋起朝班養隆雖敬順志為安
闋試西京甄拔湮淪濟濟豪彥多躋顯尊帝曰
汝賢將傳儲君人之醜正卒以訕聞清濁異源
進退惟時公之攸好匪爵能縻允慈矯節曷容
知幾棄圖獨善懷我秉彝乃葺家宇迺振初衣
高謝纓紱益究辭棲剪剔蕪音以鼓清機機要

之妙曷盡於辭抗義尚行周丞振窮親踈加恩
靡間初終結友恢賢能開心曾風期之昵萬里
遙通六既家居城府罕至言念城守狡寇橫恣
首輸私錢堅其險備衆始奮作卒免陷潰且議
時艱田野是經蠲徭科訟害去利興鄉邑感德
置祠見情居家入仕為世作程中歲好道端居
保神精粹為徒涌滌穢氣賴齡可制還童反真
如何不吊殲此詬人嗚呼哀哉生必有死位不
滿德自古云然疇能不惻良璧掩耀秀木委質
俞仲蔚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行路增歎曾是為戚余以末學貧病荒沈罔或
交頽課筆通心倏承哀訃悔余素襟溘焉往矣
莫報知音嗚呼哀哉

仲蔚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吳郡俞允文著

休寧程善定梓

祭文

祭內兄梁貞仲文

某月某日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貞
仲二兄之靈曰兄有闊懷洞無町畦衆或嘲哂
兄能不疑兄有長寸發為歌詩停綴是耻滿紙
須臾延廣納新家鮮留儲人之有紛待兄而治
俞仲蔚先生集 卷之廿一 一

以兄之幹無適不宜晚竟齟齬計偕京師遭時
警急顛沛莫支旅食風塵玉色就衰授教平陽
負蟻而居宵悻峒帟書驚烏夷祿既酸寒百指
相隨日纏疾疢窘若囚羈曾不幾時函問倏來
念昔與兄重此睽攜並兄所苦終當轉佳胡遽
以此去我長乖兄嘗自視世罕與期謂我于詞
不以剽為於稠衆中獨異畝施我實庸鄙早落
塗泥欲拔我貧處我幽棲兄今已矣斯言曷追
兄之云亡奄忽經時歸骸阻亂復次河湄千里

游魂飄蕩馬依鳴呼終蹇天竟何如日兄之妹
于我而歸惟是先公與時抵巇亦既客死痛心
未涯斯固何祥兄復嗣之人之哭死尚有等夷
今我于兄實倍含悽死生道隔永絕音儀焚我
哀言庶或有知嗚呼哀哉尚 享

祭朱侍郎文

嗚呼公有雄才早歲奮跡筮官行人遂遷左掖
蹇蹇頌頌糾奸屏隱稜威所向靡不脅息紫庭
之內公譽有赫再遷南京為京兆丞眾嚙信信
俞仲蔚先生集 卷之廿一 二

白壁青繩一斥不復解體家林公忠其勤悻實
非歎江湖魏闌子牟之心惟公之忠實簡上情
國爵屢加寵賚頻仍咸期大用以贊台衡胡命
不融沉痾遽嬰天子悼我賜命優臻遣祭致哀
營塋起墳輝映玄堂時以為榮公雖徂逝遺芬
不泯矧厥哲胤克樹休聲有如公者雖死猶三
言念其叨奉末姻預聞卜葬將迥嘉辰一旦萬
古痛何可云敬陳茲奠以詠幽明尚 享

祭周虞林文

嗚呼虞料而至然耶子之聰明人不能加以為
黼績非身之華與今之為又焉足誇乃獨謂古
心之所奢古人不存其器完佳高敦周彛飭置
其家往往墨觀翠綠丹砂一室之內子之所安
雜圖與画救暑徂寒子之嗜之忘事與餐衆嗜
以目或不能堅子有真嗜膠心染肝從取其直
千金不難子之于書劣歐與顏神入精出寸楮
千言選擇毫穎循意所便自以伯英所未能先
又嗜隱處庸游罕覲匪覲而選如遭屈抑意所
俞仲蔚先生集 卷之廿一 三 武

不堪奚啻有七子之所為人實迂之有不謂迂
笑以為奇確世所少乃始猜疑凡今之人匪勢
則利猛獸鷲鳥所不能屆殖其田廬極心所詣
及其久也禍亦隨至此子之迂吾以為賢子之
死矣亦既三年復有如子吾奚憾焉興嗟于人
人始云然嗚呼如子乃此乎止夫人之生肇自
孩稚從壯而老形老神沮既老以沮以逮沒齒
一何從容彼我意充世之是非殘於冒中白髮
隨顛皆成老翁如此而死涕復奚從今子妙齡

意願未已相視幾時奄迫遽記假子有知豈復
還期萬世之別決於一詞重泉九幽寧復余知
酌子哭子惟以送悲

祭文內翰文

邈矣季子清風肅然誰其紹之先生之賢獨視
千古篤行自專研絲典藉含腴以鮮蒞為文章
相如馬遷乃與時迥亦復迥邈雖以薦聞非心
所便臨組乍縲旋憩丘園隱跡矯時秉操弥堅
閉心靜居心耽其玄篇篆邈隸草篆楷法至於
俞仲蔚先生集卷之廿一四
善画隨意所宣上自王公下逮窮閭爭識宮牆
肩摩踵駢往往四裔碑版摹鑄於惟先生立德
立言遐迩景附猶海納川登享壽考九十三年
子孫彬彬禧社實餘資始守終德茂山澗今所
追悼位與德愆邦失休範士失師傳胡不懇遺
歸神下泉其忝姻末夙奉光頽心歎目眩瞻望
靈筵中奠告哀以展薄虔尚 饗

祭張通進文

爾洪族之嬋媯爰初謀乎燕公劬清芬於累葉

揚厥聲之馮馮惟先生之啓運毓奇秀於鴻濛
蘊內美之信備當蚤歲而奮庸遂牽絲以出牧
應三州之大邦攄奇畫以弭寇亦恢儒而尚農
憫人民之流亡若痼瘵之在躬司爽鳩而慎恤
俾清譽於岱嵩忽累疏而披悃陳孝道於無窮
既予告而歸養愛彌敦而敬隆伊厥考之眉壽
信高朗而令終乃構廬於墓田精誠敬而上通
巢玄燕於帷幕藟素心於帝衷被不次之殊渥
登大僚而顯融肆出納於羣言猶虞廷之命龍

俞仲蔚先生集

卷之廿一

五

濟

亮竭忠以奉職思日替乎天聰丁九廟之離灾
遽引咎以自蒙賦歸未以啜噉展五岳之幽踪
遺秀句于巖頂走赤牘於塵中駕靡停於熾暑
席長挂乎隆冬協風期於未覲即傾蓋而交濃
胡冲懷之無忤必虛舟之有容故意雖絕于翬
煩而名每薦於羣公猥承乏於閩浙幸先生之
過從開固竭之情瀾露難挫之詞鋒矧綢繆于
師旅表嘉頌乎微功嬰悼亡之慘毒又枉吊于
哀宗感深仁之遠泐喜光儀之屢逢近嘉話而

非一飲湖上之青峰謂仙齡其必邁與邈邇乎
此崇嘗綴詞以相祝匪空言而致工慨江郎之
奄逝而速先生以自同方評信之較踈乍遲疑
而內訟竟承訃於莫救軫余心之不克聞哲胤
之皆賢偉堂基之日隆且大暮之同寐奚憂歡
之互攻然終古而永隔固弱情之所鍾聊寄言
而遺奠遙灑泣於便風倘遺靈之未遠冀有鑒
于哀悰尚饗

哀張處士文

并序

俞仲蔚先生集

卷之廿一

六

處士張君者名冲字應和自少耐儻不肯學世
儒循章尚趨趨取困厄乃換其費行賈都邑間
交驩諸豪傑取名聲久之輒復厭遠遊歸鄉里
蓋治產業周貧卹匱振人之厄尤進交先生長
者購古圖畫鼎敦雜器物珍恠與共欣賞然亦
往往製為奇服抗趾蟻石用自卓絕於衆以故
州閭多稱之年六十而卒初余未嘗接顧於君
幸托末契於君之子鳳翼敲翼而知君之行義
出而流若此又能使其子並以文學知名當世

豈不豪哉今二子方痛恨其父不獲登享遐考
介膺景福欲託之文辭播芬馨於將來余友王
元美已撰次君行事為傳因剽其旨為文吊之
辭曰 惟瓌行之猷儻子卑俠士之妙謀懷愜
恨之頗頷子長轡羈其若囚時冉冉以逮耆子
何名譽之能備決繩墨以自疏子遂託志而遠
遊遵上都以憑覽子殷品物之混稠聊乘時以
息財子競闖闖而周流交諸豪之翩翩子爭赴
諾而命儔聘浮雲以遨嬉子依古俠以為則忽

俞仲蔚先生集

八卷之廿一

七

時

矐矐而懷歸子望舊鄉而慙萊悟羈旅之無成
子循織畝以自殖構堂基其日增子飭家行而
不忒信中情之弘濟子亦周匱而振厄厦屋備
施以瀋邃子列珍恠而媮適尚世哲之優游子
乘清閒以娛集永窮年而究欲子恣甘腴之所
擇類向子之畢娶子肆願志乎嶽石狎素侶以
徜徉子匪劬勞而遠歷承止足之誠子庶年以
遐逸胡稟命之不融子遽懷和而長輯憫二子
之策策子慨殷恤而罔極抱永慕以繡網子思

纂言而播德日余既莫覲其清塵予尋響像於疇昔慨齊世而多違予幸義風之未格爰興文以敬弔庶流譽於斯域

勅漢楊孫羸葬文

并序

王比部元美嘗為楊孫贊嘉王孫生能厚自奉養及死而羸葬以矯世之厚葬者為高且嘲余之不知王孫余謂王孫之自厚其生既乖神聖菲薄飲食之儉又無至人延年却粒之術至於死而矯世皆非道之極也因戲為文勅之以示俞仲蔚先生集卷之廿一八

元美且以自解云

煌煌神禹菲飲菲食爰在至人延年却粒王孫之奉甘膿自賊死而羸葬矯世矣棘以囊盛尸入地七尺又脫其囊使就真宅且氣所至疇物能鬲亡形亡聲奚化不得死而為鬼鬼既為歸鬼焉藉尸而久客為彼之厚葬損財無益死而矯世豈道之極堯之葬也可謂簡易胡既言之而不是式嗟嗟王孫是謂重惑吾恐祈侯將累其跡敢告冢人以正邪慝

仲蔚先生集卷之二十二

吳郡俞允文著

休寧程善定梓

雜著

原怪

天下之無怪也而怪之名立夫謂之怪必其不
恒有於天下者也不恒有於天下而謂之怪吾
固知天下之無怪也久矣既謂其不恒有於天
下而又以為怪不以為怪必其恒有於天下

俞仲蔚先生集

卷之廿二

一

怪

者也恒有于天下則不惟不以為怪而亦不知
其為怪吾固知天下之無怪也久矣夫惟無怪
是以怪夫惟怪是以無怪是怪之名也以天下
無怪而有無怪者非無怪也以天下盡怪而無
以天下之怪無而知天下之怪淺矣且天下之
怪未必不始於不以為怪而不以為怪之始未
必不謂其怪也昔者吳人之聞胡語也其始聞
之則駭且笑以為怪三月始欲効之三年而胡
語者半又三年而吳人盡為胡人矣其或有不

為胡語者則反駁且笑以為怪而不知昔以為
怪者今不以為怪今之怪乃昔之不怪者乎此
四凶管蔡之所以名於虞周而未有聞于後世
也是豈虞周之世不及夫後哉非也夫虞之世
惟有四凶惟其惟有四凶也則天下必以四凶
為怪周之世惟有管蔡惟其惟有管蔡也則天
下必以管蔡為怪夫天下之所以怪夫四凶管
蔡者非以四凶管蔡為怪也以其不恆有於天
下者也不恆有於天下而謂之怪則後世之不
聞有四凶管蔡之怪者以天下盡四凶也盡管
蔡也以天下盡四凶盡管蔡則天下必不以四
凶管蔡者為怪矣此吳人之所以怪夫吳人而
不以胡人為怪也吳人不以胡人為怪後世不
以四凶管蔡為怪吾固知天下之無怪也久矣
以天下之怪無而知天下之怪也深矣是以天
下之怪欲知其有也吾於其無不於其有欲求
其無也吾於其有不於其無

俞仲蔚先生集

卷之廿二

二

今世士大夫名印謂之圖書即漢之私印王球
集古錄亦頗采漢印文而鄭晔又集七十餘印
文名曰漢印式亦皆無所據吳郡吾丘子行工
古篆法與子昂各集印文為譜當時即以為盛
今所傳印文殊少漢法嘉靖間余至丹陽孫氏
出所藏秦漢玉印三十餘鈕皆私印銅鑄官私
印七十餘鈕其鈕各異有龜鈕馳鈕鼻鈕又有
陰陽文子母印孫氏名楨頗為博古秦漢魏晉
及六朝印文類能辨之近上海顧氏已購得孫
俞仲蔚先生集八卷之廿二

三

宋

氏印及次第購得三千餘印其陽文者約三四
百鈕意皆六朝唐印文復縲戾不可辨識至此
古法盡矣漢印篆多方頗用隸法最古刻手亦
精今嗜古者雖極力摹之不能及也歎人吳考
辨好刻印遂書以與之俾知所自也

重脩大雲菴半野堂乞緣疏

伏以優鉢華開誕慈悲於玉象娑羅葉變分舍
利於金埜寶化于是西淪瓶水由之東注三千
大千之界百萬億萬之門靡不離俗歸依隨方

供養模神貝闕光懸日月之燈寫妙珠宮影徹
珊瑚之地真乘再啓釋經重維願鹿苑以何殊
仰鷲峰而斯在若吳郡大雲菴之半野堂者蓋
此都之妙域也日廣陵之故園帶長洲之茂苑
平臨龍腦斜抱雉城後枕崇岡前通廣陌銀梁
飛渡八水環功德之池瓊浪虛涵雙塔峙雲仙
之掌霞含吉樹雲聚空臺自然清涼迴拔喧濁
以斯妙域水籍閉安尔其劫代延長風烟頓滅
松檉沓脆皆成白蠟之封獅座塵深盡掩青蓮
俞仲蔚先生集八卷之廿二 四

絕緣者業廢依幻者法彰苟莊嚴之既隳諒禪
慧其焉託載瞻堂宇篤志纂脩誓發一言和薰
衆願蔡將軍之崇基表刹敢擅當年孔內史之
薙草開林請看今日願結去來之勝果用培廣
大之福田薦貨如陵無煩入海投珎彌壞有類
為山符見五力均施龍慧刀于錦石千斤齋運
遊智刃于梅檀轉移傾圮之危增煥丹青之飾
牛泥讓潔雁塔慙輝庶十方法衆之祁祁終茲

了義異一郡高賢之濟濟早勒嘉名謹疏

字義

余名文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又漢張仲蔚
常居窮素所處蓬蒿沒人閉門養性時人莫知
惟劉麗知之竊既慕其為人而於名義又協故
曰用其名以為字若漢蘭相如司馬相如也蔚
音未物二韻今讀不如未韻尉音暢為佳耳

平倭事宜狀代

謹奏為平夷賊以安地方以固邦本事臣某比
俞仲蔚先生集

八卷之廿二

五

言

不知忌諱昧死陳奏已蒙 聖慈察臣愚忠無

有容隱謂與今工部右侍郎臣文華所奏事理

相同特加采納此蓋 陛下廣運之德不棄萬

莛之言在古三五之隆殆無以過臣竊念倭本

海中島居小夷偏隅殘醜離離悍狡猾冒死微

幸稽留天誅而惡稔禍盈殄滅可俟方今大舉

淮齊之師發荆楚南越之勁卒及橫海樓船之

屬衆且數十餘萬蒸氣成雲彌川蔽谷驅天下

之全力摧偏偶之殘醜泰山壓卵未足稱喻而

淹移歲月已士無功四方轉輸傷威損費千里之內皆有峻防百姓顛顛處窮城之中朝不及夕而寇輒殺掠堦野俘培子女金帛攻城殺將未有去志新寇復來黨與日衆亡有寧息之時而統帥叅謀之臣曾不能臨敵制勝承階下赫然欲誅之意上遺聖憂哀憫元元蠲租賑救仍遣文華沉玉東海宣昭盛德必期殄滅以固邦本臣是以日夜焦惶發憤期死以圖報陛下之殊遇臣雖無狀屏跡草野不敢舍血被肉俞仲蔚先生集卷之廿二上

泯泯轉死溝壑所謂屍未腐而名滅臣有弗顧也臣聞王者之師雖云無戰然必有要其要必出於計數不達于計數而欲得意于天下是百戰而百不勝也百戰而百勝非戰之善者也况不勝乎戰而不勝勞師必久靡敕必多故曰師之所處荆棘生之况盜之所處乎是知用兵而不得其要徒自毀也輒敢竭其愚忠以助消塵謹條次平賊事宜如後

高皇帝初定天下倭寇數犯境嘗屢遣諭告曾

無寧歲至十九年乃遣信國公湯和往海上擇
要害處增置衛所及城堡關寨等起遼東山東
抵淮浙蘇淞閩廣數千餘里使烽堠首尾相應
甲士數十餘萬戰艦大小千艘官以備倭為名
守備甚密由是邊境以安今因承平兵革久寢
守備廢弛以致寇敢深入有輕中國之心臣計
今寇變未止兵決無期莫若及時於沿海要害
處凡守禦之備壞敗者逐一繕治飭練戰士一
如高皇帝時寇至必并力擊其飢勞絕其
命俞神蔚先生集卷之廿二 七 五

使道使日久堅黨成寇之強為萬全必勝之
策信威遠夷則自然懾懼不敢犯境况深入耶
故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斯之謂也

一

古者千乘之國地方百里有兵三萬七千五百
人今東南州縣小者亦非特百里而已而有江
海險絕之阻散弱之卒每州縣不過四五百人
且素無武備一有警急常患乏人去歲寇攻崑
山自四月十三日至五月十九日寇始引去幾

至力屈克威孤城失守蓋以州縣既無武備又乏人揀授故也是以寇叢輒轉殺掠如入無人之地非待召募天子出兵不能格比兵至寇退而千里已蕭然矣臣竊計東南州縣宜稍益兵准古千乘十分之二使長有守備緩急足相揀授則寇亦不敢輕入縱入亦不得久留內地致去歲時矣

一

國家之法必計首級有無多寡行賞今兩軍既

俞仲蔚先生集

卷之廿二

八

接足不及旋目不及視若斬首俯取不惟緩敵挫銳而賊亦得乘間擊刺且每級重至十五六斤懸繫太重甚妨馳騁是以陷軍驍勇之士多緣首級遇害至使一軍失氣喪師敗績而首級終為官人所取甚非決勝之策莫若申嚴軍制什伍之法凡戰後計全伍首級有無多寡行賞或為官伍所獲即次同伍一等或斬獲雖多而身已遇害尤宜詳覈委實以所應得賞贍恤其家若各處募兵隨給同伍及親屬收領造冊庶

軍士生有盡敵之心死有激勸之善

一

募兵者以其驍悍材技異於府衛常兵必能取
勝故也近見諸郡召募如山東下邳處州等兵
多有畏懦不諳戰陣臨敵恐駭屢致齟齬相次
已迤轉資敵勢何嘗取勝有異常兵是誠設虛
名而損實費臣未見其便也宜明勅所在募兵
官吏務要躬親驗試果驍悍材技異常如兵法
力卒死士之類方可遣發比送到所在行營將
俞仲蔚先生集八卷之廿二 九 名
吏尤須驗試詳委收用其名實如不相應即便
放歸與原管募兵官吏一體治罪庶不至敗悞
國計虛費資糧

一

訪得賊中諳水道及操舟善聞者多漳州泉州
福寧人漳州屬縣詔安有梅嶺龍谿有海滄月
港泉州屬縣晉江同安連界有安海福寧有桐
山皆負海阻民甚桀逆專以勾引番人殺掠為
命梅嶺在閩中極南盡界鄰走馬溪下灣二澳

接廣東潮州走馬谿下灣有兩山障蔽無風濤
險害賊舡每收泊於此桐山東北盡界接浙江
昔漢時以閩中多阻嘗虔其衆江淮之間而虛
其地今漳州福寧多阻桀逆于閩中又為最即
欲誅之不能盡誅擬合漳州添設通判官一員
專任劄梅嶺福寧州添設同知官一員專任劄
桐山照依海澹安邊館事例其月港安海可各
添設一縣或謂泉州南安縣去府甚近民又稀
少無城池自固宜以南安徙置安海南安都鄙
俞仲蔚堯生集卷之廿二 十

附近晉江同安者即割隸晉江同安安海都鄙
即割隸南安不必別立縣為省此議前已經福
建都布按三司等官具奏誠為甚便乞即下吏
部議處選擇賢能官員知其俗者諷諭和輯之
太守撫識謹則民既近有所屬而威德宣行自
消其兇悍之心矣

一

徵調如廣西湖廣等處遠兵發行常在萬里之
外雖素蹄膝兵其于離絕父母羈孤歲月怨曠

騷動不異旧情又性極貪淫所過侵害甚難節制煩費倍多如此久留亦易生變若必事不遣歸仍恐賊一旦竊發無以卒應擬合丁近賊州縣明諭官吏簡募土兵就於各處募兵內有村攻梟後者使之訓練如毒弩長鎗鈎刀標牌之器嚴加程督一人學戰自可教成三軍三軍服習其氣必銳亦未必弱于客兵又不若客兵歷時乃至無救急之用也

以前件謹錄奏聞

臣本不得越分以干廟堂之議然實有愚忠伏俞仰蔚先生集八卷之廿二十一
惟 聖恩特賜裁察謹奏

治水述

大理彭侯治岷山之三年考最居上 天子徵還京師以補臺諫之缺臺諫言官也夫言一人之得失莫若言國家之本政國家之本政莫重於財賦財賦莫重於蘇州蘇州歲運之米四百萬石是國家倉庾也而財賦皆出於水田岷山蘇州屬縣也竊為侯言之昔司馬遷云吳有三江五湖之利而宋趙霖又云天下之地膏腴莫

過於水田水田之利莫盛於蘇州吳越王錢民
有國百年唯長興一歲失稔享利甚饒比後頻
遭旱潦屬者大水數縣滙成巨浸千斛之舟皆
縱橫取路罕辯涯涘百姓斃踣萬狀莫能圖画
田薄民貧國賦每至空乏不繼古今利害相懸
若此何哉蓋蘇州地既低下而東北瀕海之地
特高浙西六州之水皆流注太湖積水泛濫如
貯盤盂謂之澤國禹穿三江導太湖之水乘入
於海而水始定今三江唯松江洩水為徑後世

俞仲蔚先生集

卷之廿二

十二

以太湖之水獨洩於一江其勢有所不逮故於
常熟開二十四浦北達揚子又於崑山開十二
浦疏松江之水東入於海民間私港又不可勝
數由是高田引以灌溉低田賴以決洩至於瀕
海之田雖高日懼鹹潮之害因作堰壩累水不
得外流而渾潮日積諸浦漸涇法宜盡決堰壩
近海置閘隨潮啓閉使有泄無入閘內港浦常
得通流閘外淤沙亦近易為力若堰壩既決浦
閘既脩苟非厚築圩岬一遇大水湖水隨風往

來則壞岬低田與水湧漉此築圩累岬之法尤
為最要范公仲淹云脩圍浚河置閘三者如鼎
足缺一不可故錢氏偏據一方專心田事蘇州
有營田軍四部共七八十人又有潦清之夫是
其享利之饒豈非人事之脩乎蘇公軾云浙西
水旱乃人事不脩之積正此謂也今洩水要處
吳淞白茆等諸浦大半湮塞閘廢圍壞水害日
滋未死之民飢寒失業而部使猶相踵追徵以
至田事輒以國用窘乏格沮不行是使地無可
俞仲蔚先生集卷之廿二 十三
耕之田民有失業之怨賦志矣從而出嘗考永
樂二年戶部尚書夏公元吉奉檄開浚其功最
著其後王德十年又命工部侍郎李公克嗣重
加濬治水害暫息時三法未備終非經久之策
為今計者誠宜朝廷不惜浩費博選幹臣推原
水利相度事宜舉行三法置官精理以至盡力
之吏必令越次推遷則人知沮勸建功必多朝
廷無宵旰之憂而長有東南之利誠治安之策
也方今三事謨緝熙帝載當無急於此者矣

之忠廣必能昌言之余不佞敢以是為規焉

俞仲蔚先生集

卷之廿二

十四

12333

